

分类号：
学号：20212004009

密级：公开
单位代码：10759

石河子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明代行状研究

学位申请人	郭金斌
指导教师	杨向奎教授
申请学位门类级别	文学硕士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所在学院	文学艺术学院

中国·新疆·石河子
2025年3月

分类号：
学号：20212004009

密级：公开
单位代码：10759

石河子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明代行状研究

学位申请人	郭金斌
指导教师	杨向奎教授
申请学位门类级别	文学硕士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所在学院	文学艺术学院

中国·新疆·石河子
2025年3月

Xingzhuang Reach on the Ming Dynasty's Conduct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Shihezi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Literature

By

Guo Jin-B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Dissertation Supervisor: Prof. Yang Xiang-Kui

March, 2025

石河子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声明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在我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研究生签名：

郭金斌

时间： 2025 年 3 月 3 日

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石河子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在学校图书馆保存并允许被查阅。有权自行或许可他人将学位论文编入有关数据库提供检索服务。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研究生签名：

郭金斌

时间： 2025 年 3 月 3 日

导师签名：

胡月奎

时间： 2025 年 3 月 3 日

摘要

行状萌发于两汉，在魏晋南北朝得以发展，到隋唐时期文体定型，成为成熟的文体。隋唐以后，行状文体变异的过程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主要集中于唐宋，对明清时期行状文的认识还有待加深。明代行状上承宋元变革的余绪，下启清代行状继续发展的新篇，是古代行状文体变异的重要时期，有必要将之与明代社会、制度、文化现象相结合，在具体语境中探讨其变异的过程。明代行状的研究正是从内容变化、文体与制度关系、创作现象和文体观念等四个方面展开。

在内容变化方面，明代行状中“世系”“言语”等两方面的内容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世系代表家族，随着世家大族逐渐衰弱，在现实世界的影响力降低，人们对家族出身的关注下降。明代行状中“世系”的重要性下降，略写、不写世系的行状增多。言论表现思想，加之社会风气的影响，明代行状中“言语”的重要性上升。那些能够反映状主生前言语的奏疏和诗词对联作品受到作者重视，被大量征引到行状中，丰富了行状的内容。

在文体与制度关系方面，行状与请谥制度关系密切。明代以前，行状可作为记载死者事迹的公文进行请谥，并且是议谥的重要依据，这对行状文体定型与成熟有极大的帮助。明代逐步取消私家请谥制度，通过官方档案来了解逝者事迹并作为议谥的参考。这一变革导致明代行状与谥法关系破裂，行状被排除在给谥程序之外；导致请谥行状与非请谥行状的差别缩小，使明代行状公文属性削弱，文学性增强，应用途径更为单一。

在创作现象方面，明代行状创作的重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以行实求取行状的现象普遍。这种创作现象一方面受到子孙自撰行实的风气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行状可信度，减轻舆论压力，以便于求取墓志，达到虚美父祖的目的。其二，明代封赠制度下，人们光宗耀祖的心理催生了“孝子出名之行状”。随之产生“待赠”心理，导致了行状创作的滞后现象。除了行状创作的重复与滞后，还需要谨慎地对待行略、行实等变体，结合具体语境探讨文体的变化。

在文体观念方面，行状文体观念有一个变化过程，尤其在古代以功能作为文体分类依据的情况下，明代行状功能的变化影响了认识的变化。早期行状具备“状”的上呈功能和请谥功能；宋代行状功能扩大，修史功能更加突出，宋人将行状视为传记，文体地位提高；明代行状不请谥，上呈功能消失，仅具有“状”的形式特征，难以与传、述等文体的用途相区别，文体边界逐渐模糊，文体地位有所下降。

关键词：明代行状；制度；创作方式；内容演变；文体

Abstract

The Xingzhuang originated in the Han Dynasty, and developed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t became a mature style. After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process of line style variatio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but it mainly focused o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line writing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eeds to be deepened. The Ming Dynasty inherited the reform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new chapter of the Qing Dynas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the ancient line style var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it with the social, system and cultural phenomena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explore the process of its variation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Review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row content, and explore the changes of each part in different contexts. In the Tang dynasties, the family influence had great influence an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human linea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aristocratic power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lineage decreas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ddle lineage decreased. Influenced by the evolution of the author, the family members can make better use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when writing the writing, and the warm environment. In the writing, poetry, evaluation, rural evaluation, the speech in the line by people's attention.

Start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sthumous system and the title,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itle in the posthumous system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explore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itle and the posthumous law. The posthumous system is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style, the private way to provide the deeds of the decease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yle style, the clear provisions of the posthumous law system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have a great help to the finalization and maturity of the style. However,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etition,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osthumous system is also exposed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the official archives system is constantly improved, gradually replacing private records, become the main way to understand the deeds of the deceased; the private posthumous system gradually be cancel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tition and posthumous system broke.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 and posthumous law reduc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osthumous line and begging line, leading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official document attribute, the application way is relatively singl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from biography and inscriptions.

Combi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summary of Ming Dynasty,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ion and action, and explore the mentality of Ming people. As the reach, writ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way for relatives to express their grief and filial piety. This kind of practice is used to ask the author for the line;

behind it is to borrow the hand of the author, reduce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false beauty. The psychology of the family gives birth to the fame of filial son, which leads to the psychology of "to be given", which leads to the lag of the cre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repetition and lag of crea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arefully treat the variants such as practice and reality of line, and discuss the changes of style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ontext.

There is also a process of change in the concept of Xingzhuang, especially in ancient times when function was used as the basis for genre classification. The change in row function led to a change in understanding. The early form had the function of upward presentation and Posthumous title func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function of writing was expanded, and the function of compiling history became more prominent. The Song people regarded writing as a "biography";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appearance disappeared in function and only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humous title, with a decline in status.

Key words:Ming Dynasty Xingzhuang; system; creation mode; content evolution;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目录.....	IV
绪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研究现状.....	1
三、主要内容.....	5
四、研究意义.....	6
五、研究方法.....	6
第一章 明代行状书写内容新变.....	7
第一节 明代行状世系重要性的下降.....	7
第二节 明代行状对状主言辞作品的征引.....	11
第二章 明代行状与谥法制度关系.....	15
第一节 谥法制度与行状关系的发展趋势.....	15
第二节 明代行状与谥法关系演变及原因探析.....	18
第三节 行状与谥法关系破裂的意义与影响.....	22
第三章 明代行状的重复创作.....	26
第一节 行实求行状造成的重复创作.....	26
第二节 封赠制度下催生的孝子出名之行状.....	30
第四章 明人行状文体观念转变.....	35
第一节 明前行状文体观念演变.....	35
第二节 明代行状与述的关系.....	38
结语.....	43
参考文献.....	44
附录.....	49
致谢.....	119

绪论

一、选题缘起

行状是一种记载人物世系、爵里、行治、生卒、葬地的应用文体，与古代谥法、丧葬文化、修史制度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对行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能丰富我们对中国古代散文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了解古代谥法、修史制度、社会风气。学术界围绕行状的起源与发展、体制变化、功能演变、作者变迁、考证辨伪、文体互动等问题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硕果累累。但仍然有继续研究的空间和必要，从时间段来看，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古代行状文发展的最后一环，对明代行状的关注不足；从内容上看，目前明代行状研究多围绕其史料价值展开，个案研究多，全面系统的研究少。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社会“平民化”趋势加快，商人、妇女地位提高，行状类型在明代更加丰富。明代谥法、赠官制度、恤典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行状摆脱束缚，呈现出新的内容。因此，研究明代行状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够更清楚地把握明代行状的动态，并借之窥见明代社会、文化的细节。

二、研究现状

学术界关于行状研究的视野宽广，既着眼于行状本体，研究其起源发展、功能演变，也关注行状外围，探讨作者的演变、行状与古代制度的关系、行状与其他文体的互动，成果斐然。

1. 关于行状文体的研究

盖翠杰《行状论》首先从行状的体制特征、功能演变、名称流变等角度对行状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具体到明清时期，指出明清行状以“行实”“行述”等命名的现象，讨论了行状名称流变问题。他梳理了“行状、逸事状、行述、行实、合状”之间的源流关系，并且指出其名称流变是因为传主身份的缘故以及文体发展繁荣的结果。并且关注到清代女性行状数量的增加，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高官缙绅，为后来的行状文体研究打开了思路^①。沈国光《汉魏六朝行状研究》则聚焦于南朝行状，指出南朝行状主要

^① 盖翠杰.行状论[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02.

描绘状主品德和事迹，用于请谥和标榜家族；并说明行状参与修史的现象，指出曹魏时期行状议谥的制度已经形成^①。任春艳《南朝行状研究》更加关注南朝行状的文体特征、语言风格以及状主身份，结合南朝时代风尚来把握南朝行状的特点。她指出南朝行状文学性的加强，状主身份和书写内容的扩大，并指出行状区别于杂传具备叙事方面的特殊的真实性和议论的主观性，与祭礼有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人们千古流芳的愿望^②。张媛《唐代行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全面考察了唐代行状的存佚情况，状主与撰者的关系，行状的纪实、虚美与隐恶。她还认为行状作为唐代列传和传记的材料来源具备史源价值，以及行状具有补充唐代史传、碑志不足的功能^③。张柳《行状文文体及宋前行状文考述》纵向考察行状文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唐代行状定型后在格式、内容、思想内涵、功能等方面的特点，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状主要目的是颂德和求谥，唐代行状功能主要是为请谥、修史和撰写墓志铭提供材料，此外又有辩诬、补史，以及满足其它私人目的的作用^④。张蒙《宋代行状文体研究》指出宋朝行状主体从请谥转变为以请托碑志为主，并且具备“备史氏采择”、辅史而行、代替墓志刻石、代替文人私传、代文集之序跋等新功能。他还讨论了宋代行状撰文方式的变化及其原因，指出宋代行状地位的提高，并且就宋代行状的变体创作进行辨析^⑤。董秀慧《唐宋行状作者身份演变研究》在唐宋变革大背景之下讨论行状作者的演变，指出行状从公撰向私撰，从门生故吏向亲旧转变的过程，并探讨这一转变的原因与影响^⑥。冯慧星《唐宋修史制度之史料征集与行状》探讨行状与修史制度的关系，梳理唐宋修史制度变化，指出行状的自身特征使其拥有了参与修史的可能性^⑦。郭昕《元代行状研究》围绕行状状主和作者身份，探究元代行状的多元化；并讨论了元代行状真实性、世俗性和时效性的变化，认为这些变化，体现了社会文化的演进和行状文体的灵活性^⑧。

此外，吴夏平《从行状和墓碑文看唐代骈文的演进》研究行状骈散关系，指出唐代行状由初唐无规律，到开元后散体叙事、骈体论赞的演变^⑨。李乃龙《〈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考析——兼论“行状”的文体特征》考析了代表性行状，对《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所定下来的一些行状文的基本范式进行总结，指出行状文末以“谨状”结尾，只溯三代世系等特征^⑩。杨向奎、杨雯铃《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及其影响》指出唐宋行状创作

^① 沈国光.汉魏六朝行状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

^② 任春艳.南朝行状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③ 张媛.唐代行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6.

^④ 张柳.行状文文体及宋前行状文考述[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8.

^⑤ 张蒙.宋代行状文体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21.

^⑥ 董秀慧.唐宋行状作者身份演变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23.

^⑦ 冯慧星.唐宋修史制度之史料征集与行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23.

^⑧ 郭昕.元代行状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24.

^⑨ 吴夏平.从行状和墓碑文看唐代骈文的演进[J].文学遗产,2007(04):146-148.

^⑩ 李乃龙.《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考析——兼论“行状”的文体特征[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80-84+110.

目的演变造成了行述篇名增多,世系书写位置变化,子女婚娶书写变化等一系列影响^①。杨向奎、董秀慧《行状基本内容及其书写位置的演变》探讨了行状基本内容和书写位置随着时代发展和观念转变的演变规律,指出行状中书写婚娶子女的常态化,世系、寿年由列于文前到叙入文中^②。俞樟华、盖翠杰《行状职能考辨》考察了行状在不同时期的功能演变,指出两汉时期,行状主要是察举选士功能;魏晋南北朝时期行状与诔文议谥、述德功能混同;隋唐时期才是请谥、修史、乞铭三大功能^③。贾飞、叶舒宪《行状文体功能演变及其文学治疗功能探究》指出随着行状行文增长、句式多变、趋于散文化等文学性要素增加,作者的主观参与程度也得以加深,行状的文学属性逐渐凸显,因而在行状的书写过程中能对作者起到治疗内心的功用^④。

2.关于行状与请谥制度的研究

行状与谥法制度的关系问题是贯穿行状文体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汪受宽先生的《谥法研究》一书对古代谥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在百官给谥程序的一节中,他指出行状与请谥制度的密切关系,并对明代给谥程序做出判断,指出明清逐渐取消家世故吏请谥的制度,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思路^⑤。田冰《明代官员谥号研究》对明代得谥官员群体进行研究,概述了明代官员得谥程序。他指出明代官员得谥需要经过礼部、翰林院、内阁、兵部、吏部等部门,并且梳理了各部门在官员给谥程序中的具体职责,但是在地方或丧家将谥号要求提给礼部这一环节的具体过程,还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⑥。王雪玲《唐代太常博士拟谥考论》针对太常博士在拟谥环节的具体职责展开,指出行状是太常博士拟谥的依据之一,并且讨论了行状作者和内容真实性的不确定对拟谥的影响^⑦。周凯、张剑光《宋代太常博士拟谥职权探析——兼论特恩赐谥的特点与变化》对宋代特恩赐谥的现象做了梳理,指出宋代特恩赐谥的常态化,并且指出了特恩赐谥之人的议谥环节从无到有的转变,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⑧。杨向奎、张蒙《请谥制度演变对行状文体的影响》考察唐代以前请谥制度的变化,指出汉代谥法变革中由直接赐谥转为有司奏谥,有司奏谥时获取逝者事迹的需要为行状的产生创造了契机,而魏晋时期提供逝者事迹的主体由官方转为丧家意义重大,对行状文体的成熟起到促进作用^⑨。

3.关于行状与相关文体的研究

^① 杨向奎,杨雯铃.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及其影响[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5(05):119-124.

^② 杨向奎,董秀慧.行状基本内容及其书写位置的演变[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3(02):118-123.

^③ 俞樟华,盖翠杰.行状职能考辨[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02):1-4.

^④ 贾飞,叶舒宪.行状文体功能演变及其文学治疗功能探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04):88-93.

^⑤ 汪受宽.谥法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⑥ 田冰.明代官员谥号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09.

^⑦ 王雪玲.唐代太常博士拟谥考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114-125.

^⑧ 周凯,张剑光.宋代太常博士拟谥职权探析——兼论特恩赐谥的特点与变化[J].宁夏社会科学,2022(04):190-197.

^⑨ 杨向奎,张蒙.请谥制度演变对行状文体的影响[J].学术交流,2020(12):171-177.

行状与碑志的关系问题, 现有的研究多从行状作为墓志材料的角度入手, 对墓志内容进行考证,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行状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与墓志文的区别。陈超《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品官命妇研究》研究四库全书中明代女性传记文章, 其中包括明代女性行状, 概述了明代女性行状的作者和篇幅问题^①。王雪萍《编撰与建构: 明代女性碑传文的书写特质》指出明代女性碑传文的编纂方式和行文风格^②。任昉《古代墓志的材料来源问题——古代墓志材料问题探讨之一》要求重视行状作为墓志原始资料的作用^③。杨向奎《行状对墓志文创作的影响》提出行状广泛为墓志提供素材的功能到宋代才逐渐形成。行状素材使墓志中的族出、履历更加详细, 墓志篇幅增加、风格细密, 墓志作者群体变化, 序铭分撰的现象减少^④。

关于行状与传记问题。孙文起《宋代传记研究》梳理宋代传记文体的发展演变, 总结宋代传记类型和风格并且区分了宋代传记与墓志、行状的文体特征和文体功能^⑤。周丽艳《宋代传状文研究》说明传状文的研究学理, 进而论述宋代传状文的风貌、功能价值^⑥。张世敏《明中期文人别集中商人传记文献研究》从文体概念、作者关系、文体风格等方面对行状和传记的异同做了比较, 指出商人行状作者一般出自状主“亲旧”之手, 商人传记与行状作者大多不同, 而行状与墓志的作者相同概率大。商人行状与传记在文体风格上不同, 前者质实详备, 后者生动活泼^⑦。李南晖《作为国史材料的偏记小说——以行状为中心》从唐代史馆的史料征集制度入手, 以行状为例子, 分析行状与列传记事原则、细节描写和人物评价之间的差异^⑧。王瑞来《碑志难以尽信——以宋人所撰碑志为例》考察行状与宋史列传的人物事件差异, 说明行状记载与史传记叙的区别^⑨。管琴《行状文本书写与历史真实的显隐——以朱熹〈张浚行状〉为例》通过张浚行状和宋史列传中内容书写的不同, 说明用行状文体还原历史现场的不可靠, 表达对行状记录真实性的审慎态度^⑩。贾棣然、彭文良《〈宋史〉列传的材料来源及其问题与展望》把碑、墓志铭、行状、序、赞、传、书信、宋朝私家所修史料、笔记等原始材料, 和列传部分进行全面、系统地补正和考辨^⑪。宋晓云、赵彬《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 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从行状文在目录分类中的位置变化探究行状观念的演变, 论证了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⑫。

^① 陈超.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品官命妇研究[D].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② 王雪萍.编撰与建构: 明代女性碑传文的书写特质[J].明清文学与文献, 2018(00): 34-55.

^③ 任昉.古代墓志的材料来源问题——古代墓志材料问题探讨之一[J].故宫学刊, 2016(02): 38-46.

^④ 杨向奎.行状对墓志文创作的影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4(05): 129-133.

^⑤ 孙文起.宋代传记研究[D].南京: 南京大学, 2017.

^⑥ 周丽艳.宋代传状文研究[D].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

^⑦ 张世敏.明中期文人别集中商人传记文献研究[D].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⑧ 李南晖.作为国史材料的唐人偏记小说——以行状为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49(04): 15-23.

^⑨ 王瑞来.碑志难以尽信——以宋人所撰碑志为例[J].江海学刊, 2019(03): 21-26.

^⑩ 管琴.行状文本书写与历史真实的显隐——以朱熹《张浚行状》为例[J].文艺研究, 2019(12): 61-71.

^⑪ 贾棣然, 彭文良.《宋史》列传的材料来源及其问题与展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06): 211-219.

^⑫ 宋晓云, 赵彬.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 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50(05): 146-153.

4.其他研究

涉及明代行状内容的研究。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中，借助黄佐所作行状以及家传谱牒，详细辨明黄佐所作行状的真实与虚美，还原黄佐家族发展历史。他结合明代地方政策史料，认为黄佐家族的发展历程在明代具有普遍意义，从而能窥见明代初期地方势力的转变^①。关于行状文本分析、行状理论与批评总结的有：王海燕《〈段太尉逸事状〉中的人物形象及行状特征分析》解析了三件反映段太尉人物形象的事件，补充了历史记录，表现出段太尉进退从容有度的性格特点^②。杨友庭《韩愈〈行状〉评析》对韩愈《董晋行状》和《马汇行状》进行文本分析，指出韩愈这两篇行状气势磅礴、雄浑奔放的艺术特色，点明了文中反对割据维护统一的思想^③。陈荣捷《黄干的〈朱子行状〉》主要介绍了这篇行状在流传到韩国、日本后，成为当时名人林强斋的教学典范^④。俞樟华、盖翠杰在《论古代的行状理论》一文中对中国古代行状的理论进行文献梳理^⑤。唐雯《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形象的制作》认为行状是唐代官员身后形象制作的起点，研究身后现象从行状、谥号、神道碑、史传一层层的加工过程^⑥。

总结上述先行研究可见，目前行状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中古时期，对明代行状的研究不足，且个案研究多，系统研究少。在文体研究方面，涉及到行状内容演变的研究少，且讨论的范围集中于唐宋时期；在行状与谥法制度方面，重视早期谥法制度对行状的作用，不够重视唐代以后，尤其是明代谥法制度变化对行状产生的影响；在行状与相关文体的关系方面，主要讨论行状与碑志、传等文体的相互关系，对于行状与述的关系，行状功能变化导致的观念变化等问题缺乏深入的论述。

三、主要内容

明代行状研究正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明代行状，主要聚焦于其变化，探讨明代行状与前代的不同。首先，随着世家大族的衰弱，行状中的世系不再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们对“言语”方面内容的关注提高，使其逐渐成为行状的重要内容。其次，魏晋以来行状请谥的习惯被打破，行状与请谥制度的关系在明代发生根本性改变。明代行状与谥法制度关系的改变意味着行状不受官方话语体系的影响，文体发展的束缚

^① 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J].历史研究, 2006(06): 49-69+190.

^② 王海燕.《段太尉逸事状》中的人物形象及行状特征分析[J].名作欣赏, 2012(35): 104-105.

^③ 杨友庭.韩愈《行状》评析[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2(04): 16-19.

^④ 陈荣捷.黄幹的《朱子行状》[J].孔子研究, 1986(02): 120-123.

^⑤ 俞樟华, 盖翠杰.论古代的行状理论[J].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5(01): 49-55.

^⑥ 唐雯.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的形象制作[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1): 85-94.

解开，行状在体制、内容、风格、创作方式等方面更加灵活。再次，受到明代世俗观念和赠官制度的影响，用行实求行状，待子孙出名再作行状的现象频发，造成行状创作的滞后和重复。最后，随着行状功能的变化，人们对行状的看法和认识发生转变。明代行状与状在功能上有较大差异，而与述和传体文更加靠近。

四、研究意义

首先，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行状文体发展史上的最后一环，整理散落在明代别集中的行状文，对行状文在明代的发展变化进行断代研究，可以为文体史的构建提供有益的补充。

其次，以行状作为切入点，考察行状在谥法中的应用情况，结合请谥制度变化来阐释行状与谥法关系的演变；对明代各时期谥法制度进行梳理，探究丧家请谥制度的变化，能够为明代谥法制度的研究增添角度。

最后，针对明代行状的内容，考察行状各部分内容生成的历史语境，有利于深入了解行状内容生成的时代因素；明代恩恤制度影响下，人们对于子孙后代的期待导致行状创作的重复与滞后，能够反映出明代恩恤制度对于士人心态的影响。

五、研究方法

1.文献法：明代行状文献资料的收集，利用已经出版的《明代别集丛刊》收集并整理明代行状资料，观察明代行状的创作、分类和文本特征。

2.文史互证法：结合制度史的记载，梳理文体与制度间的互动，对比史传、墓志、碑表、行状等对同一人物的描写、评价，探究不同文本之间的异同，互相考证，还原历史语境，分析具体事件。

3.典型文本分析法：明代行状存录良多，不能一一胪列，故需围绕具体作家作品，探讨相关问题。选取典型文本，能够反映文体变异、思想转变者，重点分析。

第一章 明代行状书写内容新变

行状文经历了长久的发展，早已形成相对固定的书写内容和体制要求。学界对行状的内容演变问题早已涉及，时有卓见^①。徐师曾释行状曰：“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②其中，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等，不可或缺，都是行状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行状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各部分内容之间，其重要性也在不断变化。以行状的世系和言语两方面为抓手，探讨明代行状各部分内容重要性的变化，内容变化的背后有现实书写的困境，也有世俗观念、文体互动等因素的影响。

第一节 明代行状世系重要性的下降

世系是行状的重要内容，在行状中曾经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观念变迁，明代行状中世系的重要程度在逐渐下降，世系书写面临着困境，略写世系、不书世系的现象时有发生。

传世文献中，不书世系的行状要到宋代才出现^③。宋代黄震读欧阳修所撰《蔡齐行状》，曰：“（蔡齐）倅潍州，有刻税印者，缓其狱，丁谓欲邀致相，拒不受。不为太后记景德寺，知密州，除公税，弛盐禁。沮杨太妃垂帘，辨荆王狱，劝纳叛蛮，不听，后为乱。契丹兵屯幽州，公料其必不动。状之终曰：按兵部尚书，于今为三品，其法当谥，敢告有司。然则行状为谥议设也。不著三代姓氏。”^④但是黄震仅指出此篇行状中不写世系的现象，却没有提及原因。清代姚鼐云：“惟《王荆公集》内行状三篇，不载人祖、父，此必列文前，而雕本者乃妄削去之矣”^⑤，指出宋代王安石所撰三篇行状不书世系的现象，并进一步说明宋代行状不书世系可能出于后人之刊削。行状不书世系见之于记载者如上述两例，但仔细阅读宋代行状，也能够找到一些行状中不书世系的情况。例如，宋祁所撰9篇行状中，《张尚书行状》《叔父府君行状》《姜副枢行状》不写世系；郑刚中《代族兄作母侯夫人行状》和陆佃《周氏夫人行状》也未见世系书写。关于

^① 盖翠杰将行状书写顺序归纳为世系-行治-功能。杨向奎、董秀慧探讨行状内容的演变，指出行状婚娶子姓的增加和世系、寿年书写位置的变化。参见盖翠杰.行状论[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02.杨向奎，董秀慧.行状基本内容及其书写位置的演变[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3(02)：118-123.

^② (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8.

^③ 僧人行状在文体特征、创作目的、功能方面有特殊性，不在讨论的范围。

^④ (宋)黄震.黄氏日抄[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169.

^⑤ (清)姚鼐著，郭青林、高会导读.古文辞类纂[M].长沙：岳麓书社，1988：34.

不写世系的原因，《代族兄作母侯夫人行状》云：“吾母族裔，皆舅氏所详，谨约其节行之实，泣血而述之”，解释自己不清楚状主族裔，仅书写状主事迹，理想的作者是“舅氏”。而且在结尾处还有再次说明，如此作行状并非作者本意云：“某窃谓此等皆宜为舅氏所书，谨泣血叙次如前。谨状。”^①尽管宋代行状中可能存在不书世系的现象，但由于文献不足，行状不写世系的具体原因难以详述，至少不都如姚鼐所言。仔细阅读《全元文》中的男性行状，未见不书世系者；女性行状有两篇不书状主世系，分别是王祎《江夫人行述》和谢应芳《故伯母行状》^②。由上述可知，明代以前，行状不写世系的现象虽然存在，但是数量少，并且不书世系的原因复杂，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

明代行状不书世系的现象有所增加，尽管仍然没有成为行状书写中的常例，但已然不可忽视。阅读明人别集，不难找到行状不书世系的现象，并且表现出与前代的不同特点。从作者群体来看，宋元行状不书世系可能是少数作者的无奈之举，而明代行状不书世系的情况，则出现在众多作者的创作中。何景明撰《亡兄行状》，开头言其人姓“亡兄讳景昭，字仲律”紧接着就叙述履历行治曰：“成化丙午举人，选巴陵知县，迁东昌府通判。兄性狷介……”最后指明：“景明何敢忘吾兄也，谨概记所行事求太史论撰以章没世。哀悼之余文不次叙。”^③不写亲友世系。邢侗《奉训大夫尚宝司少卿北山濮阳李公（先芳）行状》叙述状主个人信息云：“濮上名先芳，字伯承，初号东岱，后更北山，元羨犹用东岱命诗筒。先生生而早慧……”^④文中没有写世系。汪道昆《仲弟仲淹状》开头介绍状主情况曰：“先府君遗体惟孤伯仲二人，仲则仲淹，名道贯，孤年十九仲始生……”^⑤行状中备述其人交游之盛，来往之人姓名，却不提及自家世系。何景明、汪道昆、邢侗皆为明代著名文人，他们的行状尚且不书世系的情况，在示范作用下，不书世系的行状作者可能更多^⑥。从单个作者来看，宋元行状中不书世系的现象只是作者的偶然创作，但明代已经有单个作者的所有行状作品皆不写世系的现象，如高攀龙《高子遗书》中共有4篇行状，4篇皆不书世系。可见，在明代，行状不书世系的情况逐渐地被作者接受。

明代行状不书世系现象的增加可能与世家贵族势力的进一步衰弱有关。世系成为行状的内容可能与魏晋时期对家世的看重有关。魏晋施行九品官人法，由郡中正品第人物，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就是家世。在定谥时，中正还负责提供逝者事迹，据记载：“凡薨

^① 曾枣庄.宋代传状碑志集成[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752.

^② 有关元代行状不写世系的统计，郭昕《元代行状研究》一文的附录部分搜集了《全元文》中的两百余篇行状，浏览这些行状的书写，未见其他不写世系的例子。参见郭昕.元代行状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24.

^③ 沈乃文.明别集丛刊 第三辑第16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8：548-550.

^④ 沈乃文.明别集丛刊 第四辑第33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8：311.

^⑤ 沈乃文.明别集丛刊 第三辑第29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8：450.

^⑥ 这类行状在明代还有《忠杰翰林修撰静学王先生行实》《中允尹公讷菴先生行实》李贤《先伯行状》，彭华《文林郎监察御史伍君行状》，刘珣《先妣行实》，欧大任《程母吴孺人行状》，唐龙《枫山先生行状》，张一桂《明敕封孺人沈母宋氏行状》，蓝田《故资德大夫政治上卿南京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丛公行状》，林炫《福建左布政使恽斋查行状》等。